

資治通鑑

三十六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翰書讀書記讀書記讀書記讀書記讀書記讀書記讀書記讀書記讀書記讀書記  
勅編集

漢紀五十一

起著雍執徐盡上章敦牂凡三年

孝靈皇帝下



中平五年春正月丁酉赦天下

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黃巾

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 三月屠各胡攻

殺并州刺史張懿

太常江夏劉焉見王室多故建議以為四

方兵寇日熾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以致離叛宜改置

名重臣以任焉內欲求交趾牧侍中廣漢董扶

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乃更求益州會益

州刺史劉焉字弘之自擢謚言遠聞而耿鄙張懿皆為盜所殺朝

廷遂從焉議選列卿尚書為州牧各以本秩居任以焉為益州

牧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東海劉虞為幽州牧州任之重自

此治焉魯恭王之後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虞嘗為幽州

刺史民夷懷其恩信故用之董扶及太倉令趙贇皆弃官隨焉

入蜀 詔發南匈奴兵配劉虞討張純單于羌渠遣左賢王將

騎詣幽州國人恐發兵無已於是右部醯落反與屠各胡合凡

十餘萬人攻殺羌渠國人立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為持至尸逐

侯單于 夏四月太尉曹嵩罷 五月以永樂少府南陽樊陵

為太尉六月罷 益州賊馬相趙祗等起兵縣竹自號黃巾殺

刺史郤儉進擊巴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有眾數萬相自

稱天子州從事賈龍率吏民攻相等數日破走州界清靜龍乃

選吏卒迎劉焉焉徙治縣竹撫納離叛務行寬惠以收人心





郡國七大水 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桀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巡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欲行音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芬懼解印綬亡走

至平原自殺 秋七月以射聲校尉馬日磾為太尉日磾融之族孫也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黃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九月司徒許相罷以司空丁宮為司徒光祿勳南陽劉弘為司空 以衛尉條侯董重為票騎將軍重永樂太后兄子也 冬十月青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欲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



下大將軍進駐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  
帀而還以兵授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  
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抵  
贖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  
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蹇碩懼出勳為京兆尹  
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  
卓合兵四萬人以拒之 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  
詔騎都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弃妻子  
踰塞走悉得所略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  
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衆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董卓謂皇  
甫嵩曰陳倉危急請速救之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  
屈人兵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強攻陳倉不下  
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  
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  
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迫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  
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鬪志以整  
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  
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  
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由  
是寢衰 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  
張舉張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  
走出塞餘皆降散虞上罷諸屯兵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  
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志



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瓚有隙 夏四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太尉馬日磾免遣使即拜幽州牧劉虞為太尉封容丘侯 蹇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眇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群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蹇碩丙辰帝崩于嘉德殿碩時在內欲先誅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欲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僂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赦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

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蹇碩圖已陰規誅之袁紹因進親客張津勸進悉誅諸宦官進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桀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顯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顯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蹇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誅之因悉領其屯兵票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勢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助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蹇董后忿恚詈曰汝今斬張怙汝兄耶



吾敕票騎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辜較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師請遷宮本國奏可辛巳進舉兵圍票騎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辛酉葬孝靈皇帝于文陵何進懲蹇碩之謀稱疾不入陪喪又不送山陵 大水 秋七月徙渤海王恂為陳留王 司徒丁宮罷 袁紹復說何進曰前竇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畏中人而竇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

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奈何楚楚與士人共對事乎進難違太后意且欲誅其放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尊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母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宦官賂遺知進欲誅之數白太后為其障蔽又言大將軍專殺左右擅權以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新貴素敬惲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順之而反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祇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官



者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卓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稟賜斷絕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慙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璽書拜卓并州牧今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嵩從子酈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違

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彊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躬鑒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泰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匡騎都尉鮑信皆秦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臯使武猛都尉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請收讓



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澠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披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嵩之孫也表紹懼進變計因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劫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凶凶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

不早各就國表紹勸進便於此以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官殿情懷慙慙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欵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



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爲詔以故太尉樊陵爲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爲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閣道窓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爲報讎乎皆流涕曰

願致死匡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埔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須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壘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劍斬數人讓等惶怖以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辛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一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聞帝在北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羣公謂卓曰



有詔却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不能斥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却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荅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爲賢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是日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爲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爲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表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苗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久雨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

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詈曰我能族人豈懼而應命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爲侍中董卓謂表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今欲立之爲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癡亦知復何如爲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劍叱紹曰賢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爲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引佩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逃犇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寮奮首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



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爲之請議郎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入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爲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爲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臣含悲莫敢言者卓又議太后跋迫永樂宮至今憂死逆婦姑之禮乃遷太后於永安宮赦天下改昭寧爲永漢丙子卓酖殺何

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發何苗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苗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 詔除公卿以下子弟爲郎以補宦官之職侍於殿上 乙酉以太尉劉虞爲大司馬封襄賁侯董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 丙戌以太中大夫楊彪爲司空 甲午以豫州牧黃琬爲司徒 董卓率諸公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悉復其爵位遣使弔祠擢用其子孫 自六月雨至于 是月 冬十月乙巳葬靈思皇后 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初南單于於扶羅既立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於扶羅詣闕自訟會靈帝崩天下大亂於扶羅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郡縣時民皆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復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平陽須卜骨都侯



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十一月以  
董卓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十二月戊戌以  
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初尚  
書武威周毖城門校尉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桓靈之政擢用天  
下名士以收眾望卓從之命毖瓊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顛等沙  
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韓融申屠蟠復就拜  
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  
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紀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  
寔之子融詔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  
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  
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伋為  
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

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  
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史擾龍宗詣卓白事不解劔  
立搃殺之是時洛中貴戚宮第相塗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  
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略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  
保朝夕卓購求表紹急周毖伍瓊說卓曰天廢立大事非常人  
所及表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勢必為變  
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  
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  
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邳鄉侯又以袁  
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操變易姓名  
間行東歸過中牟為亭長所疑執詣縣時縣已被卓書唯功曹



心知是操以世方亂不宜拘天下雄雋因白令釋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兵得五千人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者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孝獻皇帝甲

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諸將皆板授官號紹與河內太守

道鑑五一九

一一

百子八

王匡屯河內冀州牧韓馥留鄴給其軍糧豫州刺史孔佃屯潁川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邈弟廣陵太守超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與曹操俱屯酸棗後將軍袁術屯魯陽衆各數萬豪傑多歸心袁紹者鮑信獨謂曹操曰夫略不出出能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乎 辛亥赦天下 癸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夫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其然也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闕堂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况王爵不加尊卑無序若恃衆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



膽與齊進退也。且山東承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鬪。天下所畏者，無若并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兇以赴犬，羊鼓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自虧威重也。卓乃悅。董卓以山東兵盛，欲遷都以避之。公卿皆不欲，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雋為太僕，以為已副使者。召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從事，而君陳之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副。卓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雒陽，於今亦十一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

制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躬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石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乎？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忌？」卓不荅。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琬退，又為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訪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君勸用善士，故



卓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庚辰收瓊恣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謝卓亦悔殺瓊恣乃復表彪琬為光祿大夫 卓徵京兆尹蓋勳為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為城門校尉嵩長史梁衍說嵩曰董卓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因辱今及卓在雒陽天子來西以將軍之眾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眾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為越騎校尉河南尹朱雋為卓陳軍事卓折雋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汗我刀蓋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卓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云攻賊

大獲卓焚燒其頭以婦女與甲兵為婢妾 丁亥車駕西遷董卓收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飢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山東兵以猪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董卓以表紹之故戊午殺太傅袁隗太僕袁基及其家尺口以上五十餘人 初荊州刺史王叡與長沙太守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州郡舉兵討董卓叡與堅亦



皆起兵。叡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按行使者檄，移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承檄，即勒兵襲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荅曰：「兵久戰勞苦，欲誦使君求資直耳。」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坐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堅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表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詔以北軍中候劉表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衆不附。若表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蒯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歸之如水之趣下，何患徵兵之不集乎？」蒯越曰：「表術驕而無謀，宗賊帥多貪暴，為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來，使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一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威德必襁負而至矣。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善。」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衆。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董卓在雒陽，袁紹等諸軍皆畏其彊，莫敢先進。曹操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據舊京，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為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遂引兵西。將據成臯，張邈遣將衛茲分兵隨之。進至滎陽，汴水遇卓將玄菟、徐榮與戰，操兵敗為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



操操不受洪曰天下可無洪不可無君遂步從操夜遁去榮見  
操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操到酸棗  
諸軍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為謀曰諸君  
聽吾計使勃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臯據敖倉  
塞輟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  
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  
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不進失天下望竊為諸君恥之  
邈等不能用操乃與司馬沛國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得千餘  
人還屯河內頃之酸棗諸軍食盡衆散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  
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青州刺史焦和亦起兵討董卓務及諸  
將西行不為民人保障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  
甲兵甚盛和每望寇奔北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性好卜筮信  
鬼神入見其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清亂州遂蕭條悉為  
丘墟頃之和病卒袁紹使廣陵臧洪領青州以撫之 夏四月  
以幽州牧劉虞為太傅道路壅塞信命竟不得通先是幽部應  
接荒外資費甚廣歲常割青冀賦調二億有餘以足之時處處  
斷絕委輸不至而虞敝衣繩屨食無兼肉務存寬政勸督農桑  
開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悅年登穀石三十青徐  
士庶避難歸虞者百餘萬口虞皆收視温恤為安立生業流民  
皆忘其遷徙焉 五月司空荀爽薨 六月辛丑以光祿大夫  
种拂為司空拂卽之父也 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  
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譬袁  
紹等胡毋班吳脩王瓌至河內袁紹使王匡悉收繫殺之袁術  
亦殺陰脩惟韓融以名德免 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



雒陽及長安銅人鐘虞飛廉銅馬之屬以鑄之由是貨賤物貴  
穀石至數萬錢 冬孫堅與官屬會飲於魯陽城東董卓步騎  
數萬猝至堅方行酒談笑整頓部曲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  
罷坐導引入城乃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  
得入耳卓兵見其整不敢攻而還 王匡屯河陽津董卓襲擊  
大破之 左中郎將蔡邕議孝和以下廟號稱宗者皆宜省去  
以遵先典從之 中郎將徐榮薦同郡故冀州刺史公孫度於  
董卓卓以為遼東太守度到官以法誅滅郡中名豪大姓百餘  
家郡中震慄乃東伐高句驪西擊烏桓語所親吏柳毅陽儀等  
曰漢祚將絕當與諸卿圖耳於是分遼東為遼西中遼郡各  
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為遼東侯平州牧  
立漢二祖廟承制郊祀天地藉田乘鸞路設旄頭羽騎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翰墨齋讀書讀史讀法讀論衡讀史記讀漢書讀後漢書讀三國志讀晉書讀宋書讀南齊書讀梁書讀陳書讀魏書讀周書讀隋書讀唐書讀五代史讀宋史讀元史讀明史讀清史

勅編集

漢紀五十二

起重光協治盡昭陽作龜凡二年

孝獻皇帝乙

初平二年春正月辛丑赦天下 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於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劉虞宗室賢雋欲共立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姦臣非有昌邑亡國之覺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韓馥表紹以書與表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絳灌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拒之紹復與

通鑑卷六十一

音本

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屯關要皆自蹙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荅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悽悽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固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犇匈奴以自絕紹等乃止二月丁丑以董卓為太師位在諸侯王上 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



五千擊之以呂布爲騎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表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爲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爲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蹶蹶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傕說堅欲與和親，令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擊呂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得傳國璽於城南甄官井中。分兵出新安澠池間，以邀卓。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爲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

知忌之。孤昔與周慎西征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將兵爲慎作後駐，溫不聽。溫又使孤討先零叛羌，孤知其不克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爲聲勢。叛羌欲截歸道，孤小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靖也。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先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其言，涼州或能定也。溫既不能用孤，慎又不能用堅，卒用敗走堅，以佐軍司馬所見略與人同。固自爲可，但無故從諸表，兒終亦死耳。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禦山。東輔卓之壻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謂御史中丞皇甫



嵩曰義真怖未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淫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止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囂囂道路以目 六月丙戌地震 秋七月司空种拂免以光祿大夫濟南淳于嘉爲司空太尉趙謙罷以太常馬日磾爲太尉 初何進遣雲中張楊還并州募兵會進敗楊留上黨有衆數千人表紹在河內楊往歸之與南單于於扶羅屯漳水韓馥以豪傑多歸心表紹忌之陰貶節其軍糧欲使其衆離散會馥將麴義叛馥與戰而敗紹因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仰人資給不據一州無以自全紹曰冀州兵彊吾士飢乏設不能辦無所容立紀曰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使取冀州馥必駭懼因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肯遜讓紹然之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討董卓而陰謀襲馥馥與戰不利會董卓入關紹還軍延津使外甥陳留高幹及馥所親潁川辛評荀諝郭圖等說馥曰公孫瓚將燕代之卒乘勝來南而諸郡應之其鋒不可當表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爲將軍危之馥懼曰然則爲之柰何諝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表氏馥曰不如也臨危吐決智勇過人又孰與表氏馥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表氏馥曰不如也諝曰表氏一時之傑將軍資三不如之執父處其上彼必不爲將軍下也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彼若與公孫瓚并



力取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表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當今之計若舉冀州以讓表氏彼必厚德將軍瓚亦不能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泰山也馥性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聞而諫曰冀州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表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柰何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表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馥從事趙浮程渙將強弩萬張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時紹在朝歌清水浮等從後來船數百艘衆萬餘人整兵鼓夜過紹營紹甚惡之浮等到謂馥曰表本初軍無斗糧各已離散雖有張揚於扶羅新附未肯爲用不足敵也小從事等請自以見兵拒之旬日之間必土崩瓦解明將軍但當開閭高枕何憂何懼馥又不聽乃避位出居

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將至從事十人爭棄馥去獨耿武閔純杖刀拒之不能禁乃止紹皆殺之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馥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亦無官屬紹以廣平沮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將寵遇甚厚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及南陽許攸逢紀潁川荀諝皆爲謀主紹以河內朱漢爲都官從事漢先爲韓馥所不禮且欲徼迎紹意擅發兵圍守馥第拔刃登屋馥走上樓收得馥大兒槌折兩脚紹立收漢殺之馥猶憂怖從紹索去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耳語馥在坐上謂爲見圖無何起至溷以書刀自殺鮑信謂曹操曰表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遘難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會黑山于毒白繞



駐固等十餘萬衆略東郡王肱不能禦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  
繞於濮陽破之袁紹因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南單于  
劫張楊以叛袁紹屯於黎陽董卓以楊爲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董卓使人誣衛尉張溫與袁  
術交通冬十月壬戌笞殺溫於市以應之青州黃巾寇勃海  
衆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  
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犇走度河瓚因其半濟薄  
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  
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劉虞子和爲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  
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爲援  
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  
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

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隙和逃  
術來北復爲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  
紹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返紹以會稽周昂爲  
豫州刺史龔奪堅陽城堅歎曰同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垂破  
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勦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  
堅攻昂越爲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  
軍屯磐河上疏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畔紹從瓚紹  
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  
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爲冀州刺史田楷爲青  
州刺史單經爲兗州刺史又悉改置郡縣守令初涿郡劉備中  
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爲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  
邾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



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為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表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訕訕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表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為備主騎兵 初表術之得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徇斂無度百姓苦之稍稍離散既與表紹有隙各立黨援以相圖謀術結公孫瓚而紹連劉表豪桀多附於紹術怒曰羣賢不吾從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曰紹非表氏子紹聞大怒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

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堅所舉孝廉長沙桓階詣表請堅喪表義而許之堅兄子賁率其士眾就表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術由是不能勝表 初董卓入關留朱雋守雒陽而雋潛與山東諸將通謀懼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雋復引兵還雒擊懿走之雋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雋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謙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為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劉焉在益州陰圖異計沛人張魯自祖父陵以來世為五斗米道客居于蜀魯母以鬼道常往來焉家焉乃以魯為督義司馬以張脩為別部司馬與合兵掩殺漢中太守蘇



固斷絕斜谷閣殺害漢使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又託  
他事殺州中豪強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威刑犍為太守任  
岐及校尉賈龍由此起兵攻焉擊殺岐龍焉意漸盛作乘輿  
車具千餘乘劉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  
範為左中郎將誕為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帝在長安  
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帝使璋曉喻焉焉留璋不遣公  
孫度威行海外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北海管寧邴原王烈  
皆往依焉寧少時與華歆為友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寧揮  
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邴原遠行  
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之原曰本能飲  
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  
酒終日不醉寧原俱以操尚稱度虛館以候之寧既見度乃廬

通鑑六十一

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獨居北示無還志後漸來從  
之旬月而成邑寧每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山專講詩書  
習俎豆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  
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  
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原逃歸度聞之亦不復追也王烈  
器業過人少時名聞在原寧之右善於教誘鄉里有盜牛者主  
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  
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  
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以勸為善也後有老父遺劍於路  
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之以事告烈烈使  
推求乃先盜牛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  
或墜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度欲以為長史烈辭



之爲商賈以自燕乃免

三年春正月丁丑赦天下 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初荀淑有孫曰彧少有才名何顒見而異之曰王佐才也及天下亂或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宜亟避之鄉人多懷土不能去或獨率宗族去依韓馥會表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度紹終不能定大業聞曹操有雄略乃去紹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爲奮武司馬其鄉人留者多爲傕汜等所殺 表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強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譟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

道鑑六一

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初兖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岱令遣紹妻子別救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表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夫羅於內黃皆大破之董卓以其弟旻爲左將軍兄子璜爲中軍校



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二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啓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戒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黃琬僕射士孫瑞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爲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拔手戟擲布布拳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

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屯衛周而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僞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越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裳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曼瓚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爲其羣下所斫射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爲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表門生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



路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如丘山以王允錄尚書事呂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温侯共秉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高陽侯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疾而懷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

通鑑本

遂死獄中初黃門侍郎荀攸與尚書鄭泰侍中种輯等謀曰董卓驕忍無親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可直刺殺也事垂就而覺攸攸繫獄泰逃犇袁術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難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曹操部將東郡陳宮謂操曰州今無主而王命斷絕宮請說州中綱紀明府尋往牧之資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業也宮因往說別駕治中曰今天下分裂而州無主曹東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寧生民鮑信守亦以爲然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操領兗州刺史操遂遣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不利賊衆



精悍操兵寡弱操撫循激勵明設賞罰承間設奇晝夜會戰戰輒禽獲賊遂退走鮑信戰死操購求其喪不得乃刻木如信狀祭而哭焉詔以京兆金尚為兗州刺史將之部操逆擊之尚犇袁術 五月以征西將軍皇甫嵩為車騎將軍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劍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嵩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呂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輔恇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為左右所殺李傕等還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救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傕等益懼不知所為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虜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弃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



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呼之於是二人往  
實召兵而還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  
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  
內反六月戊午引催眾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  
百騎以卓頭繫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  
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  
廷幼少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  
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禦侮使白刃向言  
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催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植大鴻臚周  
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頎吏民死者萬餘人狼藉滿道  
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催等於城門下伏地叩頭帝謂催等  
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

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催  
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  
已未赦天下以李催為揚武將軍郭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  
為中郎催等收司隸校尉黃琬下獄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  
為左馮翊王宏為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  
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催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  
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  
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  
舉兵共討催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  
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催收允及翼宏并殺之允妻子皆死宏  
臨命詔曰宋翼儒不足議大計催尸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  
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



瑞歸功不戾故得免於難 臣光曰易稱勞謙君子有終吉

士孫瑞有功不伐以保其身可不謂之智乎 惟等以賈誦

為左馮翊欲戾之誦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

為尚書僕射誦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誦名不素重

非所以服人也乃以為尚書呂布白武關犇南陽表術待之甚

厚布自恃有功於表氏恣兵鈔掠術患之布不自安去從張楊

於河內李傕等購求布急布又逃歸表紹 丙子以前將軍趙

謙為司徒 秋七月庚子以太尉馬日磾為太傅錄尚書事

八月以車騎將軍皇甫嵩為太尉 詔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

杖節鎮撫關東 九月以李傕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

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將軍皆封侯惟汜

稠竟朝政濟出屯弘農 司徒趙謙罷 甲申以司空淳于嘉

為司徒光祿大夫楊彪為司空錄尚書事 初董卓入關說韓

遂馬騰與共圖山東遂騰率眾詣長安會卓死李傕等以遂為

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 冬十月荊州刺

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 十二

月太尉皇甫嵩免以光祿大夫周忠為太尉參錄尚書事 曹

操追黃巾至濟北悉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

其精銳者號青州兵操辟陳留毛玠為治中從事玠言於操曰

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

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

以令不臣脩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納其

言遣使詣河內太守張楊欲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定陶董昭

說揚曰表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



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  
深分揚於是通操上事仍表薦操昭為操作書與李傕郭汜等  
各隨輕重致殷勤傕汜見操使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  
雖有使命非其誠實議留操使黃門侍郎鍾繇說傕汜曰方今  
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  
以副將來之望也傕汜乃厚加報答繇皓之曾孫也 徐州刺  
史陶謙與諸守相共奏記推朱儁為太師因移檄牧伯欲以同  
討李傕等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  
朝儁乃辭謙議而就徵復為太僕 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  
龍湊紹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揚州刺史汝南陳溫  
卒袁紹使袁遺領揚州袁術擊破之遺走至沛為兵所殺術以  
下邳陳瑀為揚州刺史

通鑑六十

四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丁卯赦天下 曹操軍鄆城  
袁術為劉表所逼引軍屯封丘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皆附  
之曹操擊破術軍遂圍封丘術走襄邑又走寧陵操追擊連破  
之術走九江揚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集兵於淮  
北復進向壽春瑀懼走歸下邳術遂領其州兼稱徐州伯李傕  
欲結術為援以術為左將軍封陽翟侯假節 袁紹與公孫瓚  
所置青州刺史田楷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互掠百姓  
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  
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三月袁紹在薄落津魏郡  
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其太守紹還屯斥  
丘 夏曹操還軍定陶 徐州治中東海王朗及別駕琅邪趙  
昱說刺史陶謙曰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



奉貢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詔拜謙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以昱為廣陵太守朗為會稽太守是時徐方百姓殷盛穀實美豐流民多歸之而謙信用讒邪踈遠忠直刑政不治由是徐州漸亂許劭避地廣陵謙禮之甚厚劭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執必薄遂去之後謙果捕諸高士人乃服其先識 六日扶風大雨雹 華山崩裂 太尉周忠免以太僕朱雋為太尉錄尚書事 下邳閭宣聚眾數千人自稱天子陶謙擊殺之 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民居 表紹出軍入朝哥鹿鵬山討于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眾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

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呂布將士多暴橫紹患之布囚求還雒陽紹承制以布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圖之布使人鼓譟於帳中密亡去送者夜起斫帳被皆壞明日紹聞布尚在懼閉城自守布引軍復歸張揚 前太尉曹嵩避難在瑯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應邵迎之嵩輜重百餘兩陶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掩襲嵩於華費間殺之并少子德秋操引兵擊謙攻拔十餘城至彭城大戰謙兵敗走保邳初京雒遭董卓之亂民流移東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殺男女數十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操攻邳不能克乃去攻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行人 冬十月辛丑京師地震 有星孛于天市司空揚彪免丙午以太常趙溫為司空錄尚書事 劉虞與



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廬舍救不聽焚燒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圭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犇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頴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

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得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初虞欲遣使奉章詣長安而難其人衆咸曰右北平田疇年二十二年雖少然有奇才虞乃備禮請以為掾具車駟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官奉使為衆所指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自選家客二十騎俱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道至長安致命詔拜疇為騎都尉疇以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得報馳還比至虞已死疇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公孫瓚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不送章報我何也疇曰漢室衰積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疇恐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莫有從將軍者也瓚乃釋之疇北歸無



終率宗族及他附從者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  
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  
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今衆成都邑而  
莫相統一又無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疇有愚計願與諸  
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者隨輕  
重抵罪重者至死凡一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  
講授之業班行於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  
信烏桓鮮卑各遣使致饋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 十二月辛  
丑地震 司空趙溫免乙巳以衛尉張喜爲司空

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通鑑六

巳道









